

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發展 —以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為例

助理教授 莊國平 陸軍中校 劉宏淋

陸軍教準部編譯員 陳津萍

提 要

本文旨在透過文獻分析法，探析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建構內涵，可從作戰指揮機構與力量運用體系的確立與規範、作戰保障體系的新發展、戰場空間體系的擴大來探討。渠等已成為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發展的重要內涵，繼而以2023年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來檢視。據以確立新的作戰價值觀、作戰指揮觀、作戰力量觀、作戰空間觀、作戰人機觀等新趨勢，可說是在為戰爭預作準備，成為未來我防衛作戰必須面臨的新型態戰爭，俾供參考。

關鍵詞：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、環臺島戰備警巡、聯合利劍演習、信息化戰爭、智能化戰爭

前 言

中共「十八大」(2012年11月8-14日)後，習近平接掌黨、政、軍大權至今。就軍事而言，是對前領導人江澤民、胡錦濤有關「戰爭準備基點」的延續與充實，體現於信息化的戰略方針，¹陸續從文字表述規範著實踐。²習近平將「一體化聯合

作戰體系」(簡稱「體系」)，從「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」向「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」轉變，逐步充實「信息化戰爭」的能力，並向「智能化戰爭」發展，³成為現在與未來「體系」的主要內涵，凸顯其對「體系」作戰能力的整合，欲在深化「中國長期威脅」的多面向，⁴如同2022年10月16日，習近平在「二十大」政

1 「信息化」為中共官方之用語，其意涵類似我國之「資訊化」。本文為了文獻引用與研究的一致性，以使用「信息化」為主，特予說明。

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，《2004年中國的國防》白皮書，2004年12月，〈http://www.mod.gov.cn/regulatory/2011-01/06/content_4617807.htm〉(檢索日期：2021年1月8日)；國防部，《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》(臺北：國防部，2019年9月)，頁30。

3 李永悌譯、Brent M. Eastwood著，〈中共的「智能化作戰」概念發展〉，《國防譯粹》，第46卷第8期，2019年8月，頁76-77。

4 Robert, James. "Russia is 'a short-term threat' and China 'long-term', warns Hillary Clinton," June 11, 2022, 〈<https://blazetrends.com/russia-is-a-short-term-threat-and-china-long-term-warns-hillary-clinton/>〉(檢索日期：2023年6月13日)



治報告中，強調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，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」。⁵2023年4月，蔡英文總統出訪友邦，在美國過境與時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(Kevin Owen McCarthy)會晤，中共以此為藉口，加大對我國軍事威懾。⁶同年4月5-7日，進行「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」。⁷8-10日，由東部戰區執行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，⁸對「體系」的發展成果，實施檢驗，是為本文所關注。

本研究以文獻分析為方法，主在揭示習近平掌權以來，有關「體系」的論述，尤其自2015年底以來，對共軍執行國防和軍隊改革(簡稱「軍改」)，至2020年為其收官之年，⁹呈現信息化、智能化已逐漸融入「體系」的武器裝備中。可見，中共並沒有照搬國外任何一種模式，而是根據其作戰需求建立聯合指揮機構、¹⁰部隊編制體制調整，以完善其「體系」運作為前提，呈現複雜性的內涵，對於撰文是

一大挑戰。但為了俯瞰「體系」全貌，嘗試由文獻的梳理中，執簡馭繁的分類陳述，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的指導及其相關概念，進而論述其「體系」的建構，據以研析其所蘊含的新戰爭型態，並以2023年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作為檢證，最終歸納其特點與發展趨勢，呈現對「體系」的完整性研究，俾供建軍備戰參考。

習近平時期對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指導及其概念

中共指出，聯合作戰是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運用和軍種作戰能力，不斷提升的產物。¹¹有關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所涉及的指導與概念，就成為研究前必先釐清的範疇，以作為後續撰文的基礎。

一、習近平時期對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指導

依相關文獻的梳理，習近平時期對

5 解放軍報評論員，〈加快提高打贏能力，有效履行使命任務-認真學習貫徹習主席在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時的重要講話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2年11月9日，版3。

6 國防部，《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》(臺北：國防部，2023年9月)，頁26。

7 鄭連凱、張海鵬、周婧琳、楊光、陳博，〈台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啟動〉，《央視網》，2023年4月5日，〈<https://big5.cctv.com/gate/big5/news.cctv.com/2023/04/05/ARTIA3QbQ4kUJjAVfVYQGPy230405.shtml>〉(檢索日期：2023年9月13日)

8 樊斌、陳利，〈東部戰區組織環台島戰備警巡和「聯合利劍」演習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3年4月9日，版1。

9 YOU, JI. Xi Jinping and PLA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eforms." S.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, May 21, 2018, p.10. <<http://www.jstor.org/stable/resrep19922>> (Accessed 2022.4.15).

10 Joel, Wuthnow. "A Brave New World for Chinese Joint Operations",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, Vol. 40, No.1-2, Feb 2017, p.6.

11 馬平主編，《聯合作戰研究》(北京：國防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1月)，頁1。

「體系」之指導，可區分整體性論述(如表1)與「體系」內涵建構(如表2)，主要包括：中共「十八大」三中全會、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」講話、「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」、「十九大」政治報告、「中央軍委2019年開訓動員令」、「二十大」政治報告等官方文件，

表1 習近平時期對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整體內涵發展之指導

項次	時 間	地點(場合)	主 要 內 容
一	2013.11.12	「十八大」三中全會	●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。 ●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。 ●推進聯合作戰訓練和保障體制改革。
二	2013.12.27	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」講話	同項次一第二點。
三	2014.8	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	強調「改變單一軍種作戰的思維定勢，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想觀念。」
四	2015.5	《中國的軍事戰略》	●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調整，從「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」向「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」轉變。 ●建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。
五	2016.1.1	〈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〉	重新調整劃設戰區。
六	2017.4.19	習近平接見新調整組建軍級單位主官	要提升作戰能力，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要求，適應新體制新編成，提高部隊科技含量，發展精銳作戰力量，加強實戰化訓練，增強新質作戰能力，加快向質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轉變。

七	2017.10.27	「十九大」政治報告	強調「提高基於網路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、全域作戰能力。」
八	2018.1.4	中央軍委 2018 年開訓動員令	「堅持實戰實訓、聯戰聯訓，堅持按綱施訓、從嚴治訓。」
九	2019.1.4	中央軍委 2019 年開訓動員令	強調全軍要突出加強指揮訓練和聯合訓練，做到召之即來、來之能戰、戰之必勝。
十	2022.10.16	「二十大」政治報告	●掌握信息化、智能化戰爭特點規律，創新軍事戰略指導，推進實戰化軍事訓練，深化聯合訓練、對抗訓練、科技練兵。 ●加快無人智能作戰力量發展，統籌網路信息體系建設運用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19；同註27；同註44；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(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)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2013年11月16日，版1；總政治部，《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》，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14年2月，頁223；〈習近平接見新調整組建軍級單位主官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2017年4月19日，版1；〈中央軍委舉行2018年開訓動員大會，習近平向全軍發布訓令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8年1月4日，版1；〈中央軍委2019年開訓動員令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9年1月5日，版1；作者整理。

表2 習近平時期對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內涵建構

項次	時 間	地點(白皮書)	主 要 內 容
一	2015.5	《中國的軍事戰略》	●增強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，把各種作戰力量、單元、要素融合為整體作戰能力，構建作戰要素無縫鏈接、作戰平臺自主協同的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。 ●「運用諸軍兵種一體化作戰力量，實施信息主導、精打要害、聯合制勝的體系作戰。」
二	2015.10	「十八大」五中全會	「2020年，基本完成國防和軍隊改革目標任務，基本實現機械化，信息化取得重大進展。」

三	2016.1.1	〈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〉	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要求，建立健全軍委、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體制，構建平戰一體、常態運行、專司主營、精幹高效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。
四	2019.1.4	「中央軍委軍事工作會議」	「要加快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建設，提升聯合作戰指揮能力。」
五	2020.1.3	中央軍委2020年開訓動員令	「突出體系練兵，…，提高體系作戰能力。」
六	2021.1.5	中央軍委2021年開訓動員令	「深化聯戰聯訓，…，發展我軍特色聯合訓練體系，加速提升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。」
七	2022.1.5	中央軍委2022年開訓動員令	「大力推進戰訓耦合，大力推進體系練兵，大力推進科技練兵，全面推進軍事訓練轉型升級，練就能戰善戰的精兵勁旅。」
八	2022.10.16	「二十大」政治報告	優化聯合作戰指揮體系，推進偵察預警、聯合打擊、戰場支撐、綜合保障體系和能力建設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19；同註27；同註44；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2015年11月4日，版1；習近平，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》，第3卷(北京：外文出版社，2020年6月)，頁391；〈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0年1號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1月3日，版1；〈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1年1號命令，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1年1月5日，版1；〈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2年1號命令，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2年1月5日，版1；作者整理。

逐漸構成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重要表徵。諸如：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、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、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調整、適應新體制新編成，提高部隊科技含量、全域作戰能力、優化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等，形成指

導與實踐「體系」的整體性發展，成為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的基礎。

二、習近平時期有關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概念

前項文獻的梳理，表明「體系」是複合性的發展概念，包括：一體化、一體化聯合作戰、作戰域、兵種聯合、體系作戰、全域作戰能力等(如表3)。渠等凸顯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之指導、「體系」與諸概念之發展，具有密切性，並已融入諸多的科技含量於其中，作為提升聯戰能力的物質基礎。現代戰爭靠的是「體系」支撐、打的是聯合制勝。從戰爭實踐看，陸、海、空、天、電、網等作戰單元無縫連結，情報信息、指揮控制、火力打擊等作戰要素的有機融合，形成各種作戰力量的整體聯動、高效聚合。共軍研究者強調，只有著眼聯合一體、同步釋能，把每個節點與要素都練強練硬，全面提高基於網路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，才能把握戰爭趨勢，掌控戰場大局，謀取聯合制勝主動權。¹²以上所梳理的概念，成為探析「體系」建構的主要基礎，據以歸納作戰指揮與力量運用體系的確立與規範、作戰保障體系新發展、戰場空間體系的擴大等範疇，作為後續探究的重點，以及檢證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的參據。

12 方偉，〈全面提升聯合作戰能力-在新征程上創造新的業績和榮光(16)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3年1月6日，版1。

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建構

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發展之指導(如表1、2)，主要涉及陸、海、空、天、電、網等作戰空間和領域的遞變，¹³這是對前述相關概念的進一步發展(如表3)，表3 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相關概念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容
一	一體化	●「一體」是比喻關係密切，其涵義：1. 雖不是整體，卻能達到整體效果。2. 雖非整體，但個體之間聯繫緊密，猶如一個整體。 ●「化」是表示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，是指從原有狀態走向新狀態的過程或一種事物走向普及程度，如信息化、智能化。 ●「一體化」指各作戰單元緊密的聯合與功能結合，打破軍兵種界限，遵循「系統集成，合成一體」原則，在「信息」作用下，使情報、預警、指揮、火力打擊、後勤保障等各種作戰實體的能力，由各個獨立單元能量的疊加，轉變為體系能量的精確控制與釋放。
二	一體化聯合作戰	●一體化聯合作戰是聯合作戰發展的高級階段。 ●基於信息網絡系統，使用信息化武器裝備及相應戰法，將諸軍兵種作戰力量融為一體的實時聯動作戰，是信息化戰爭的基本作戰形式。
三	作戰域	指作戰行動涉及陸、海、空、天、網路、電磁等作戰空間的專業力量，圍繞該空間控制權的爭奪，逐步形成獨立的作戰空間領域，已成為聯合作戰能力集成的黏合點。
四	兵種聯合	指同一軍種內的兵種聯合，或是不同軍種間的兵種聯合，並強調不是所有兵種間都可以聯合，也不是所有兵種間都需要聯合。
五	體系作戰	●體系是由多個系統組成的大系統，是系統的系統。 ●依作戰角度，體系作戰要求共用各類戰場信息、有效感知戰場態勢、準確協調戰場行動、同步遂行作戰任務，從而把信息優勢轉化為行動優勢，釋放最具打擊效果能量，實現作戰效能最大化。 ●基本形式是一體化聯合作戰，通過陸、海、空、天、電、網等領域，發動一系列強有力的聯合作戰行動，達成作戰目的。

六	信息化戰爭	指體系和體系的對抗，戰場空間向陸、海、空、天、電、網多維空間拓展，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基本作戰形式，非接觸、非線式、非對稱作戰成為重要的作戰方式。
七	智能化戰爭	以「人工智能」技術融入於作戰指揮、裝備、戰術等領域，從搜索目標、威脅評估、鎖定摧毀、效果評估，在作戰中實現無人化。
八	信息化條件下一體化聯合作戰	指作戰空間由傳統的陸、海、空戰場的三維空間，拓展至太空、電磁、網路、心理等戰場的多維空間，造就敵對雙方在渠等領域，所展開的綜合性對抗。
九	智能化條件下一體化聯合作戰	以無人平臺為代表的智能化武器裝備投入戰場，使聯合作戰時間不斷壓縮、作戰空間日益拓展、作戰方式更加智能，從而使偵察預警、指揮控制、火力打擊、後裝保障等多環節，趨向智能化的方式轉變。
十	全域作戰能力	指軍隊在國內外相關戰場，或者在陸地、海洋、空中、太空和網路、電磁、認知等全維空間和安全領域，以及深海、量子、人工智能和生物安全等新興對抗領域，通過多個領域對抗效果疊加、控制新域奪取戰略制權、跨域融合謀取綜合優勢等方式，與敵有效展開對抗活動，實現遏止和打贏戰爭的能力。
十一	反介入/區域拒止(A2/AD)	●反介入：指任何行動、活動或能力，通常是遠程，旨在防止推進軍事力量進入作戰區域。 ●區域拒止：指行動、活動或能力，通常是短程，旨在限制敵對勢力的行動自由操作區域。在武器系統方面，威脅 A2/AD(Anti-Access/Area Denial, A2/AD) 防禦被設想為包括分層集成遠程精準打擊系統、沿海反艦能力、防空和遠程火炮和火箭系統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33；同註37；蘇冠峰、石小剛，〈兵種聯合-聯合作戰新趨勢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7年8月24日，版7；彭導榮，〈以正合，以奇勝：找準體系作戰「著力點」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1年5月11日，版7；趙先剛，〈智能化不是簡單的無人化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8年11月20日，版7；侯永波，〈對一體化聯合作戰中「一體」的理解〉，《國防科技》，2005年1月，頁70；劉軍，〈聯合作戰的發展與創新〉，《西安政治學院學報》，第24卷第5期，2011年10月，頁98；許炎，〈思想觀念的落後是致命的落後-聯合作戰需要確立新型作戰觀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7年6月6日，版7；E. J. Burke, K. Gunness, C. A. Cooper III, M. Cozad, 2020, "People's Liberation Army Operational Concepts. RAND Corporation," <https://www.rand.org/pubs/research_reports/RRA394-1.html> (檢索日期：2023年8月25日)；作者整理。

13 劉建偉、陳滿棟、林彬、吳雙，〈聯合作戰綱要答記者問，牢固立起新時代備戰打仗指揮棒—軍委聯合參謀部戰略戰役訓練局就領導發布《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(試行)》答記者問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11月26日，版2。

是由部分組成整體性的層級式變革，臚列如下：

一、作戰指揮機構與力量運用體系的確立與規範

習近平時期為應對「聽黨指揮、能打勝仗、作風優良」被弱化等問題。¹⁴2016年1月，中共公布「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種主建」作為「軍改」之總原則(如表4)，據以形成指揮、領導、建力與用力的層級式作戰指揮關係(如圖1)。戰區專注於作戰，以提高戰略和戰役指揮效率，軍種承擔行政服務和日常部隊管理，包括士兵的一般訓練，並協調戰區有關的戰備活動。¹⁵繼而優化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為首要目標，精簡指揮和控制流程，使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對共軍擁有絕對的控制權，¹⁶以落實「軍委主席負責制」。顯見，習近平對戰區與軍種在聯合作戰中的角色，是要形塑承上起下的關係，最終以軍委聯指總指揮(習近平)的意志為意志，透過「體系」遂行作戰任務。

2020年11月，《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(試行)》(簡稱「綱要」)發布施行，視為是聯合作戰領域創新的重要成果，是組織實施聯合作戰的基本法規，藉以深化領導指揮體制，要把「軍改」效能釋放到練兵備戰的實踐中，¹⁷凸顯共軍對「體系」有全新的認識和準備。2022年3月，共軍「依法治軍戰略」要求，強化聯合作戰指揮體系，執行聯合作戰和指揮有關係令法規，規範戰區情況研判、議事決策、情況處置等指揮活動，釐清指揮權責，打通指揮鏈路，¹⁸欲從法制面落實與保障。同年10月，習近平於「二十大」政治報告指出，要優化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等論點，¹⁹顯示是對前述「體系」相關內涵的深化(如表1、2)，值得重視。

綜上，這是習近平時期重塑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之過程，以「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」為金字塔頂端，「軍委聯指總指揮」為指揮權核心，要克服聯合指揮與控制的弱點，²⁰以深化「體系」的籌劃與實

14 劉聲東，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，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2年12月13日，版1。

15 YOU, JI. "Xi Jinping and PLA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eforms." S.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, May 21, 2018, p.10. <<http://www.jstor.org/stable/resrep19922>> (Accessed 2023.10.15).

16 Cortez A. Cooper III, in U.S.-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, China's Military Reforms and Modernization: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, hearings, February 15, 2018, p.9; U.S.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, 2016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, November 16, 2016, p. 205.

17 同註13。

18 〈貫徹依法治軍戰略，提高國防和軍隊建設法治化水準，為推進強軍事業提供堅強法治保障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2年3月8日，版6。

19 習近平，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-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2年10月26日，版1。

20 同註10。

踐為首要。「聯指中心」是依據戰略戰役意圖和敵情、我情、戰場環境等因素，所進行的運籌謀劃和計畫安排，要把軍委主席的意圖變決心、決心變計畫、計畫變行動的系統工程，直接決定著戰爭進程和結局，²¹並透過「綱要」規範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」權力的行使，及其對「體系」各軍種的戰略要求與能力走向(如表5)。意味中共武裝力量所屬各軍種，皆圍繞於「體系」的現代化內涵而改變，趨向符合「一體化」、「體系作戰」、「一體化聯合作戰」等概念的意義界定(如表3)，已落實到對臺軍演中，值得分析。



圖1 習近平時期對作戰指揮與力量運用體系所建構的層級關係

資料來源：依據Joel Wuthnow and Phillip C. Saunders.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: Drivers, Challenges, and Implications. Washington DC: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.2017,p.22改繪而成。

表4 習近平時期「軍改」總原則的確立與規範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容
一	軍委管總	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指導軍事力量的建設和運用，對國防和軍隊實施改革。 ²²
二	戰區主戰	戰區任戰略方向的戰役籌劃計劃、聯合想定和作戰指揮，履行戰鬥力「輸出」功能。
三	軍種主建	是由軍種負責組織培訓人員並發展武器裝備，以及規劃籌劃戰備訓練，履行戰鬥力「輸入」功能， ²³ 不承擔作戰指揮，是其對作戰指揮與力量運用的確立與規範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22；同註23；作者整理。

表5 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對軍種的戰略要求與能力走向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涵
一	陸軍	依「機動作戰、立體攻防」戰略，向全域作戰型轉變，要求精確作戰、立體作戰、全域作戰、多能作戰、持續作戰能力的提升。
二	海軍	依「近海防禦、遠海防衛」戰略，向遠海防衛型轉變，要求戰略威懾與反擊、海上機動作戰、海上聯合作戰、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的提升。
三	空軍	依「空天一體、攻防兼備」戰略，向攻防兼備型轉變，要求戰略預警、空中打擊、防空反導、信息對抗、空降作戰、戰略投送和綜合保障能力的提高。
四	火箭軍	依「核常兼備、全域懾戰」戰略，強化核威懾和核反擊能力，要求中遠端精確打擊力量，增強戰略制衡能力的提升。
五	戰略支援部隊	依「體系融合、軍民融合」戰略，推進關鍵領域跨越發展，加速新型作戰力量發展、一體發展。
六	聯勤保障部隊	依「聯合作戰、聯合訓練、聯合保障」戰略，融入聯合作戰體系，要求一體化聯合保障能力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29；作者整理。

21 胡有才，〈不斷提高聯合作戰籌畫效能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4月23日，版7。

22 〈國防部詳解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16個問題〉，《新華網》，<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mil/2015-11/27/c_128475953.htm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11月2日）

23 胡光正、許今朝，〈偉大改革的精髓-論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〉，《國防》，第3期，2016年3月，頁4。



二、作戰保障體系新發展

習近平時期作戰保障體系的新發展，區分戰略支援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，以支援戰場作戰，²⁴是「體系」力量建構與要求的重要組成部分(如表5)。戰略支援部隊，主要是將戰略性、基礎性、支撐性的各類保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組建而成，欲有利於優化軍事力量結構、提高綜合保障能力，堅持體系融合、軍民融合，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，²⁵值得探析。我國國防報告書指出，²⁶就共軍軍事發展而言，意指加速推動新型作戰力量，由科研試驗部隊向作戰部隊轉型，成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之關鍵力量等內涵。就武器研製而言，意指強化指管效能，建立透明戰場圖像，支援各軍種聯合作戰。就戰力整備而言，結合衛星全時域，藉機、艦動態，並在臺海周邊海、空域常態部署電偵機(艦)、無人機、情報船、科研船，透過陸、海、空及航太等多維偵蒐手段，掌握我軍事動態及完善戰場經營(如表6)。渠等內涵，表明習近平時期欲從體系作戰上(如表3項次五)，提供作戰指揮與力量投入的即時信息，從體系上尋求保障，使其聯得上、看得清、打得到，為其戰略支援

部隊建構的重要方向。

聯勤保障部隊優化武器裝備規模結構，減少裝備型號種類，淘汰老舊裝備，發展新型裝備，²⁷作為實施聯勤保障和戰略戰役支援保障的主體力量，²⁸並依「聯合作戰、聯合訓練、聯合保障」戰略，融入聯合作戰體系中。²⁹凡此，依裝備建設總體形態、聯合作戰裝備體系、骨幹裝備建設發展、裝備建設管理體系等方向執

表6 習近平時期「戰略支援部隊」保障發展面向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容
一	軍事發展	●按「體系融合、軍民融合」戰略要求，整合航天、網路及電子對抗等部隊。 ●依「訓戰一體、以訓促戰」方式及參與戰區、軍種重大演習，融入全軍作戰體系，發揮不對稱作戰優勢。
二	武器研製	●加速研製高推進力固體燃料運載火箭與重型運載火箭工程，實現運載火箭升級換代。 ●擴大衛星部署能量，運用北斗衛星導航系統、遙感偵察衛星與「中星」通信衛星等太空優勢，提供局部資通電作戰優勢環境。
三	戰力整備	●積極發展太空基礎設施與天宮太空站活動，進行新一代通信衛星平臺、北斗導航系統、寬頻通信技術研究與建立高解析度對地觀測系統。 ●強化全球定位導航、全時全域觀測及指管數據鏈路等系統建置，提升聯戰指管、目標監偵、海空封鎖及精準打擊等能力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6，頁27-33；作者整理。

24 〈戰略支援部隊獨立成軍具前瞻性〉，《大公報》，2016年1月3日，版A3。

25 〈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詳解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有關問題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6年1月2日，版3。

26 同註6，頁27-33、39。

27 〈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〉，《人民網》，〈<http://military.people.com.cn/BIG5/n1/2016/0101/c1011-28003376.html>〉(檢索日期：2019年9月25日)。

28 〈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聯勤保障部隊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6年9月14日，版2。

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，〈新時代的中國國防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9年7月25日，版3。

行(如表7)，呈現具體性的成果。渠等內容，凸顯習近平時期對於聯勤保障部隊在

表7 近平時期「聯勤保障部隊」的發展概況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容
一	裝備建設總體形態	●淘汰一代裝備、壓減二代裝備、批量列裝三代以上裝備，基本建成以三代為主體、四代為骨幹的裝備體系。 ●傳統地面作戰、近岸防禦裝備數量適度壓縮，遠海防衛、遠程打擊等新型裝備加速發展。
二	聯合作戰裝備體系	●陸上重、中、輕裝備比例更加優化、整體推進建設。 ●海上航母編隊、兩棲編隊裝備系列化發展。 ●空中制空作戰、電子對抗、運輸投送等裝備體系不斷完善。 ●中遠程精確打擊能力不斷增強，基礎信息網路覆蓋國土。
三	骨幹裝備建設發展	●15 式新型輕型坦克、遠程多管火箭、直-20 直升機列裝部隊。 ●中共首艘(山東艦)國產航空母艦、075 兩棲攻擊艦、055 萬噸驅逐艦下水服役。第三艘航空母艦-福建艦，是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彈射型航空母艦，採用平直通長飛行甲板，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，滿載排水量 8 萬餘噸。 ●殲-20 飛機、殲-16 飛機、殲-10C 飛機代次搭配、運-20、空警-500、紅-9B 和新型電子戰飛機殲-16D、高空無人偵察機無偵-7 等國產主戰裝備，投入實戰化訓練，形成戰鬥力。 ●東風-17 導彈、東風-26 導彈等批量裝備。
四	裝備建設管理體系	●積極推進裝備現代化管理體系建設，健全與新體制相適應的裝備建設管理機制和工作模式，自主創新、自主可控、自主研製與開放交流相結合的裝備發展格局正在構建。 ●部隊維修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，保障能力不斷提高，全軍裝備發展建設和使用保障綜合效益有效提升。

資料來源：吳謙，〈國防部新聞發言人答記者問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1年11月26日，版4；錢曉虎、錢宗陽，〈我國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命名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2年6月18日，版1；作者整理。

武器裝備現代化的著力，主要是依循軍事發展的要求、武器研製的進程、戰力整備等理念發展(如表8)，欲汰舊換新，減少後勤補保壓力，提升保障體系完備，是為「體系」重要組成部分，值得關注。

三、戰場空間體系的擴大

習近平時期揭示「體系」的相關概念中(如表3)，表明戰場空間體系的建構，是其軍事科技發展的一種過程。主要涉及陸、海、空、天、網、電等戰場空間，形成相互交織的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，從而使C4ISR更具智能化的趨勢，呈現以「人工智能」技術為支撐的武器平臺，支援其他傳統作戰力量的兵種，³⁰拓展為多維空間、無限空間、無

表8 習近平時期「聯勤保障部隊」發展面向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容
一	軍事發展	●依「聯合作戰、聯合訓練、聯合保障」要求，以「專用自保、通用聯保」方式，統籌共軍通用保障需求，構建軍民聯合投送保障力量。 ●持續精進一體化聯合保障機制及強化後勤資源管理，提升聯合後勤保障效能。
二	武器研製	●共軍依「軍委-戰區-部隊」作戰指揮體系，推進機械化、信息化與智能化建設。 ●各戰區按其戰役方向，持續強化聯戰指管效能，並針對新型裝備部署進程，完善後勤保障編制及擴增作戰部隊規模。
三	戰力整備	●強調「後勤先行、全維參戰」理念，持續針對聯勤保障機制，研擬未來建設方針。 ●按訓練大綱要求，落實基礎、專業及合成演練，藉以參與實兵實裝演練，提升部隊實戰化訓練成效，以提高「聯戰聯勤、精幹高效、多維一體」保障能力，確保戰時有效支援共軍作戰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6，頁29-33，作者整理。

30 張國威，〈陸戰略支援部隊、太空、網路爭雄〉，《旺報》，2016年01月05日，版A8。

形空間，所展開的綜合性對抗。意味此時期的「智能化戰爭」建構，不僅僅在陸地、海上、空中、太空等傳統戰場空間中的一個或多個進行，而是遍及上述物理實體空間和認知、社會等無形空間，通過多域相互配合、互為支撐的行動，聚焦作戰目的達成，³¹使戰場空間體系漸形擴大，趨向戰爭邊界無所限制，成為未來掌控戰場能力的建構，為其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重中之重。

2017年，習近平於「十九大」政治報告中，強調「提高基於網絡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、全域作戰能力」。³²表明以信息化為主導，加強統籌協調，提高全域作戰能力，圍繞加快生成廣域感知能力、全域到達能力、領域延展能力、戰略支撐能力、混合戰爭能力等核心範疇，持續推進共軍遂行全域作戰任務的能力。主要內容包含：完善全域信息基礎網路、非對稱軍事力量和手段的多樣化建設、軍民融合發展戰略、綜合實力的整體對抗、制定完善相關的法規制度。³³渠等揭示習近平時期已開始探索全域作戰能力的生成路

徑，如同共軍研究者對「全域作戰能力」概念的界定(如表3項次十)，凸顯未來作戰能力，有著整體提升的可能性，無論是國內外場域、全維空間、安全領域、新興對抗領域，無不思圖謀取綜合優勢，實現打贏戰爭的能力。

共軍學者在前述的基礎上，復提出「多域一體」，意味部隊將面臨來自陸、海、空、網路、認知、社會等多域空間的威脅，³⁴要求能夠利用智能化手段和方法，及時、準確、高效處理多域資料、信息，應對來自多域空間的威脅，具備跨域打擊和防衛能力。³⁵多域一體中的跨域作戰，打破作戰領域或交戰空間的局限，以不對稱武器裝備、技術手段等，確立己方優勢，強調以非對稱的勢差戰勝對手，³⁶強調這是聯合作戰發展的進階形式，³⁷跨域編組作戰力量，要緊貼實戰需要，依需要優選各軍兵種參戰力量，確保組織指揮。³⁸主要作法是透過「軍民融合」發展航太作戰平臺，加速偵察、導航、通信等各式衛星部署，以強化戰場信息優勢，且由「北斗」全球定位導航及指管數據鏈路

31 沈壽林、張國寧，〈認識智慧化作戰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8年3月1日，版7。

32 習近平，〈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-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〉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》，〈http://www.gov.cn/zhuanti/2017-10/27/content_5234876.htm〉(檢索日期：2022年10月25日)

33 張謙一，〈探索全域作戰能力生成路徑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8年9月23日，版7。

34 同註31。

35 同註31。

36 李珂，〈聯合作戰如何「致人而不致於人」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1年1月14日，版7。

37 遼傑，〈跨域聯合未來聯合作戰新趨勢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9月8日，版7。

38 王鎔、張鐵強，〈善於創造戰機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9月10日，版7。

系統建置，協助各軍兵種遂行信息攻防、遠程預警、遠海作戰、飛彈精準突擊及防空反導等能力。³⁹此外，中共繼續發展反太空能力，包括直接上升、同軌、電子戰和定向能量，可在危機、衝突或拒止對手進入太空領域，且可在該領域作戰。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的311基地，可執行共軍「三戰-輿論戰、心理戰、法律戰」的相關任務。⁴⁰渠等事實，揭示中共的聯合作戰理念，正從「軍種屬性」向「作戰域」為歸屬的著眼點轉變，在實現單一作戰域「分域聯合」的基礎上，謀求各作戰域之間的「跨域聯合」，從而最大限度釋放己方體系的作戰能力。⁴¹凸顯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的提升，已融入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的相關內涵於其中，值得探析。

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的新形態

前項對習近平時期「體系」的建構梳理，藉以認識其對相關概念的深化。凸顯「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軍事高新技術日新月異，武器裝備遠程精確化、智能化、

隱身化、無人化趨勢更加明顯，戰爭形態加速向信息化戰爭演變，智能化戰爭初現端倪。⁴²」渠等戰爭新形態的描述，研析如次：

一、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以「信息化戰爭」為首要

2013、2015年，習近平時期的國防白皮書延續著立足「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」，視為軍事鬥爭準備基點，並向「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」轉變至今，提高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，⁴³並著眼建設信息化軍隊、打贏信息化戰爭，全面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，⁴⁴是在機械化的基礎上，落實「信息化戰爭」之概念(如表3項次六)，可從信息、信息化、作戰樣式、一個中心、六個特徵等內容來認識(如表9)，意指交戰雙方或一方以信息化軍隊與武器為主要作戰力量與工具，以信息化戰爭為主要作戰形式進行的戰爭，⁴⁵為共軍現階段對臺軍演的主要走向。

「信息化戰爭」的核心是「聯」，主導力量是信息力，追求以網聚能、以網釋能的網路中心戰。作戰要素包括網路信息、人、信息化裝備、戰法等。信息貫穿

39 國防部，《中華民國110年國防報告書》(臺北：國防部，2021年10月)，頁40。

4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,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2021(Washington DC：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1), pp.43-96.

41 同註37。

42 同註29。

4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，〈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3年4月17日，版6。

4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，〈中國的軍事戰略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5年5月27日，版4。

45 徐根初主編，《信息化作戰理論學習指南》(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05年11月)，頁4。



表9 習近平時期對「信息化戰爭」相關研究內涵的延續

項次	項目	主要內涵
一	信息	●信息是信號和消息的統一體。 ●信息是事物的運動狀態和方式。 ●信息是事物運動狀態和方式的含義及效用。 ●信息是用來消除隨機不定性的東西。
二	信息化	●信息化。指信息技術、信息設備不斷滲透到社會、軍事各領域，達到一定程度後，形成一種社會和軍事活動的整體特徵與狀態。 ●信息化戰爭特點。1. 交戰雙方至少有一方是信息化軍隊。2. 信息化武器主導戰場，各作戰單元形成網絡化、一體化。3. 信息能成為信息化戰爭能量釋放的主要方式。4. 戰場認識系統、戰場信息系統、指揮控制系統成為信息化戰爭的主要作戰目標。5. 信息戰成為信息戰爭的主要作戰方式。6. 制信息權為信息化戰爭中爭奪的制高點。
三	作戰樣式	主要包括網路戰、電子戰、心理戰、精確打擊戰、網絡中心戰、特種戰和太空戰等。
四	一個中心	●以奪取制信息權為中心，是指未來戰爭中制信息權，是制空權、制海權、制交戰權的基礎和前提，沒有制信息權，也就沒有戰爭的控制權和主動權，只能被動挨打。 ●信息進攻與防護，貫徹於戰爭的始終，是交戰雙方爭奪的中心。
五	六個特徵	●網絡化：指交戰雙方依靠網絡力量，實施指揮、控制、通信和監視，其戰略節點是作戰打擊的重點，具有樞紐意義。 ●精確化：指交戰雙方武器裝備，將朝精確作戰方向發展。 ●實時化：指信息優勢的軍隊，不僅能夠及時發現作戰空間內所有重要目標，使所有參戰部隊，實時共享作戰信息與協同聯合作戰。

五	六個特徵	●多維化：指信息優勢的軍隊，將在空地海天電，乃至太空領域，展開非接觸式或接觸式軍事打擊行動。 ●有限化：指戰爭的打擊目標、打擊範圍、打擊規模、打擊程度、打擊節奏，以及戰爭開始和結束等問題都受到政治目的制約。 ●社會化：指與戰爭相關的社會力量，直(間)接投入戰爭，可能採取網絡攻擊、心理戰、金融戰等非戰爭軍事行動為戰爭服務。
---	------	---

資料來源：同註45，頁4；薛國安、王海，《世界新軍事變革熱點問題解答》，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04年4月，頁159-160；呂登明主編，《信息化戰爭與信息化軍隊》，北京，解放軍出版社，2004年10月，頁2-3；作者整理。

於人、裝備和戰法，建立「從感測器到射手」的無縫信息連接，實現體系化、網路化作戰能力，以體系對局部、以網路對離散、以快制慢，成為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機理。信息圍繞人起到輔助決策作用，但多數決策和平臺操控還是以人為主。⁴⁶然信息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是全方位的，軍事上的進步都與信息技術密不可分，它的廣泛運用，使戰場呈現全新的面貌，⁴⁷所使用的武器裝備被賦予「眼睛」和「耳朵」，提高命中精度與突防能力，「點穴式」集約火力打擊，日趨凸現。⁴⁸2020年11月26日，中共首次表示，「信息化建設也已取得重大進展。⁴⁹」表明習近平時期

46 吳明曦，〈現代戰爭正在加速從資訊化向智慧化時代邁進〉，《科技中國》，2020年5月，第5期，頁9-11；楊進、沈文科，〈對陸軍智能化建設的深層思考〉，《國防科技》，2019年8月，第40卷，第4期，頁41。

47 陳錫祥，羅小兵主編，《軍人軍事高科技素質百題第四輯》（北京：長征出版社，2005年8月），頁45。

48 戴傑君、李霞、潘露、毛偉科，〈信息化戰爭與機械化戰爭最本質的區別〉，《群文天地》，第20期，2011年5月，頁271。

賦予武器裝備的信息化能力，已有所進展，「信息化戰爭」已成為「體系」的重要內涵，並成為「智能化戰爭」發展的基礎。

二、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以「智能化戰爭」為標的

前項，對習近平時期「體系」的梳理，凸顯以「信息化戰爭」為首要，並融入於武器裝備中，成為「智能化戰爭」的發展基礎。2017年10月，習近平在「十九大」政治報告指出，「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」，⁵⁰成為其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2019年7月，中共國防白皮書指出「智能化戰爭初現端倪」。⁵¹表明2017、2019年，習已關注「智能化」要融入軍事領域中，重視新型態安全領域，所形塑的「智能化戰爭」概念(如表3項次七)，繼而延伸為智能化、智能化建設、作戰角度、無人作戰系統、智能化戰爭體系等內涵(如表10)，凸顯已成為另類的戰爭型態。凡此實為前述相關概念的落實(如表3)，符合此時期「體系」建構中，戰場空間體系擴大的指導與實踐，已成為「體系」的重要內涵。

綜上，習近平時期「體系」的發展，已逐漸成為基本作戰形式，表現為動態的發展過程，其「一體化」程度是由低

表10 習近平時期「智能化戰爭」的重要相關內涵

項次	項目	內 容
一	智能化	泛指軍事現代化的新階段，將人工智能、機器人技術、納米技術、生物技術、高超聲速、無人自主系統和大數據分析等尖端技術，引入戰場中。
二	智能化建設	以「人工智能」技術賦予信息化作戰體系自主性能力，向智能化方向建設的過程。
三	作戰角度	智能化涉及作戰各環結，包括情報處理、輔助決策、火力打擊、網路攻防、電子對抗等領域。
四	無人作戰系統	以「人工智能」技術提升無人作戰系統的自主能力。如在彈藥上配置必要的感測器和智能計算系統，使其能自主感知、預測、規劃、決策，實現自身平臺與戰場C4ISR系統相結合，自主完成打擊任務。
五	智能化作戰體系	以作戰雲為支撐，能夠將分散部署的作戰資源進行有機重組，形成有彈性、動態的作戰資源，具有虛擬化、聯通性、分布式、易擴展和按需服務等特點，為各作戰單元按需獲取資源提供可能，是達成跨域協同的重要支撐，成為智能化戰爭體系的嶄新組織形態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54；同註56；陳津萍、劉宏淋、張貽智，〈中共提出「建軍百年奮鬥目標」意圖、內涵及影響〉，《國防雜誌》，第36卷第3期，2021年9月，頁55；作者整理。

到高的若干發展階段，⁵²依序以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為其重要內涵，形成相互依恃，相互發展的作戰能力。前者是以信息為主導的體系與體系的對抗，其目的是變能力疊加為能力融合，實現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和作戰進程的最短化。⁵³

49 任國強，〈就如何理解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、文職人員招考工作進展等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11月27日，版4。

50 同註38。

51 同註32。

52 肖天亮主編，《戰略學》(北京：國防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8月)，頁166。

後者是隨著網絡信息體系的不斷完善和智能化武器系統的廣泛運用，各作戰力量與單元及要素，可以動態隨意融入並依托聯合作戰體系，分散部署兵力、快速轉換任務、動態聚合效能，以應對復雜多變的戰場態勢，成為「智能化戰爭」不同於「信息化作戰」的兵力編組形態。⁵⁴換言之，智能化武器系統的發展和廣泛運用，未來必將呈現出與機械化、信息化作戰完全不同的形態，⁵⁵形成以「機械化」為基礎、「信息化」為主導、「智能化」為核心的「體系」，才能最大限度釋放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，發揮「體系」最大威力，確保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。⁵⁶共軍渠等能力，可藉由其相關演訓，來加以檢視。

習近平時期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的主要內涵

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的指導與發展，使其對臺軍事整備，逐漸形成完善的軍事能力。去(2023)年4月8-10日，中共對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，就

是其體系綜合能力的展現，據以梳理其主要內涵，包括：演習概況、特點與趨勢，分析如次：

一、習近平時期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的概況

2023年4月，中共東部戰區對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概況，就是對「體系」建構的實戰化演練，包括：奪取制空權、制海權、對地聯合精確打擊等一系列實戰模擬科目，檢驗共軍多軍兵種參演部隊在聯合作戰體系支持下的對臺實戰能力。⁵⁷共軍參演部隊在東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統一指揮下實施。第一階段是部隊快速部署到位，奪制空權、制海權、制信息權(簡稱「制三權」)；第二階段是精準打擊軍政目標、作戰體系和快速移動目標；第三階段是同步封島與拒止外部勢力干預(如表11)。渠等演習階段的概況梳理，就是對習近平時期「體系」相關內涵發展之指導(如表1、2)、相關概念(如表3)、對軍種的戰略要求與能力走向(如表5)，以及作戰指揮機構與力量運用體系的確立與規範、作戰保障體系新發展、戰

53 杉浦康之，《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22中共人民解放軍力求深化聯合作戰能力》(日本東京：防衛研究所，2021年11月)，頁11；任連生主編，《基於資訊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教程》(北京：軍事科學出版社，2013年1月)，頁227。

54 趙先剛、周毅斌、李博涵，〈解析智能化作戰呈現形態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20年2月24日，版7。

55 同註54。

56 Joel Wuthnow, "What I Learned From the PLA's Latest Strategy Textbook,"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(XXI, 11, May 25, 2021), <<https://jamestown.org/program/what-i-learned-from-the-pla-latest-strategy-textbook/>> (Accessed 2022.10.30).

57 宗合，〈解放軍東部戰區台海戰備警巡和「聯合利劍軍事演習」綜述〉，《兵工科技》，2023年8月，頁21。

表11 習近平時期對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階段的主要內容

階 段	項 目	主 要 內 容
第一階段	部隊快速部署到位，奪制空權、制海權、制信息權	●戰區陸軍遠程多管火箭，海軍驅護艦、岸導突擊群，空軍殲擊機、轟炸機、加油機、火箭軍常導火力單元等任務兵力，快速向預定區域機動集結，展開行動部署。 ●海空兵力同步組織環臺島戰巡進逼，塑造全向圍島懾壓態勢。
第二階段	精準打擊軍政目標、作戰體系和快速移動目標	●共軍掌控「制三權」後，形成覆蓋臺灣全島的全面火力封鎖和精確打擊能力。 ●對永久工事、指揮所、山體洞庫、地下工事等難以打擊的目標，點穴戰法可能成為其首選。
第三階段	封島與A2/AD，同步實施	●凸顯封島與A2/AD的多重能力，如：山東艦航母戰鬥群在花蓮東部海域部署、東風系列彈道飛彈等。

資料來源：同註8；同註57；作者整理。

場空間體系的擴大等建構的檢視，呈現軍事力量有時同步實施/先後順序，展現其對戰場景況多變情勢的謀劃能力，預演對我防衛作戰威脅的多面向，成為歸納其特點的依據。

二、習近平時期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的特點

前項習近平時期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概況，可視為是「體系」能力的展示，依前述的分析與中共學者的研究，藉以分析其特點如次：⁵⁸

第一階段所形塑之特點：1.共軍作戰

指揮體系已融入信息化的內涵於其中，使各軍兵種的組織、指揮、通信、機動能力，皆有全面提升的跡象。凸顯東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，對各軍兵種、各個參演部隊與作戰平臺和力量，能夠迅速組織起來，欲儘快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，摧毀國軍主要軍事力量和武器裝備，瓦解我國抵抗意志，⁵⁹值得省思。2.從共軍整個戰役目標檢視，還是透過「信息化戰爭」的內涵建構，以奪取「制三權」為主要目標。其戰爭場景，可能是中共陸、海、空軍、火箭軍的硬打擊，外加戰略支援部隊的各種電子干擾、電子偵察和電子對抗力量的軟打擊，將全面破壞壓制國軍的通信指揮、偵察監視力量，以達「耳聾眼瞎」之目的。預判將成為常態性的軍事作為，同時阻止外軍的介入，形成「圍點打援」的戰術戰法，欲縮短作戰所需時間。3.體現「體系」概念的實踐。前項「制三權」的爭奪演練，凸顯這是共軍全面出擊的首要力量展現。此外，共軍戰區級、軍級、旅級，一直到班組級，都要求每個級別與平臺，建立起聯合作戰概念，完成不同層級內的所有戰略、戰役、戰術協同合作。諸如：登陸部隊或班組級，可以直接呼叫戰區所屬航空兵轟炸機或砲兵旅進行遠程精確打擊，凡此共軍在多軍兵種、多武器平臺、多層級協同作戰領域，對於掌握稍縱即逝的戰機，呼叫火力支援方式，已透

58 同註8；同註57；謝焜樺、陳津萍、邱宇聖，〈中共遠程多管火箭之威脅-以2022年對臺軍演為例〉，《國防雜誌》，第38卷第3期，2023年9月，頁50-54。

59 同註57，頁22。



過信息化加以改變，值得關注。

第二階段所形塑之特點：1.共軍聯合奪取「制三權」後，聯合火力打擊模擬，是以多軍兵種部隊對臺灣及周邊海域關鍵目標，實施類比聯合精確打擊。主要體現在戰區陸軍砲兵旅遠程多管火箭部隊，依偵察、指揮、火力網系鏈路，在無人機導引下，展開多目標精確打擊、多彈種複合毀傷演練。2.火箭軍則聚焦於「重打、精打、癱打」，採取多種戰法，對海上移動目標，進行火力追瞄，實施大彈量、多波次模擬火力打擊，展現A2/AD的多重能力。3.戰區空軍多架轟-6K、轟-6M戰機，在殲擊機掩護下低空突防，協同遠程多管火箭、常規導彈，使用精確制導彈藥模擬打擊臺灣關鍵目標。據此，由共軍軍演可推斷，共軍若能全面24小時對我軍實施情監偵作為，防衛方高度機動的兵火力、地下工事、指揮所等堅固目標，仍有可能受到敵陸軍遠程火力、火箭軍戰術導彈、空軍對地打擊部隊等相關火力的打擊。甚至以飽合攻擊的方式呈現，將對防衛方造成重大毀傷，值得省思。

第三階段所形塑之特點：1.中共軍演中，山東艦航母編隊與前出的戰區海空力量密切協同，組織區域制空、對海突擊、支援策應等課目演練。編隊各屬艦展開海上佈勢，執行防空、反潛等任務。2.殲-

15艦載機輪番升空，在花東外海的演習海域迅速構建起航母編隊的作戰體系。表明我國花東地區已非過去所認同的安全區域，花蓮佳山基地與志航基地，都可能在戰時成為共軍打擊的首要目標，⁶⁰對我戰力防護與保存，已構成嚴峻威脅。

三、習近平時期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發展趨勢

藉由前述，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之指導，據以梳理其概念，繼而為「體系」建構所依循，並融入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的特點分析中，據以揭示習近平時期在「體系」作戰中，已形塑新的作戰價值觀、新的作戰指揮觀、新的作戰力量觀、新的作戰空間觀、新的作戰人機觀等發展趨勢(如表12)，成為形塑新戰爭型態的基礎，具體以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來呈現，成為對臺軍事行動的可能威脅面向。渠等趨勢，表明習近平時期對「體系」的重視，從作戰指揮機構的確立、作戰運用體系的規範、保障體系的新發展、戰場空間體系的擴大，已成為中共未來作戰基本形式的重要內涵，意圖改變長期以來，以陸軍為主體、其他軍種支援配合的作戰模式，在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統一指揮下，共同向「體系」的模式轉變，⁶¹構成異於往常的新形態，值得重視。

60 林穎佑，〈中共「聯合利劍」對臺軍演分析〉，《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》，2023年5月，<<https://ws.mac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lODJkNzQ2Yy1kZDE0LTRjMzctOGIyZi1iNTZiNjExYjhmZDUucGRm&n=MDbkuK3lhbHoga%2flkIjliKnlio3lsI3oh7rou43mvJTliIbmnpAucGRm>>(檢索日期：2023.09.30)

表12 習近平時期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發展趨勢

項次	項 目	主 要 內 涵
一	確立新的作戰價值觀	●向信息化局部戰爭轉變為其作戰目的，是要打擊敵方的認知與信息系統等要害目標，破壞和癱瘓敵作戰體系，削弱或剝奪敵整體作戰能力，動搖或摧毀敵戰爭意志和圖謀。 ●確立「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」為現在與未來的發展重點。
二	確立新的作戰指揮觀	●以「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種主建」總原則，形成指揮、領導、建力與用力的新作戰指揮觀。 ●堅持揚長避短，實施自主作戰，靈活把握作戰時期，靈活運用作戰方式，靈活選擇打擊目標，牢牢把握作戰主動權。
三	確立新的作戰力量觀	●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是聯合作戰，必須發揮陸、海、空、天、網、電等諸軍兵種的整體合力。 ●戰爭要統籌軍事與非軍事力量、戰爭與非戰爭方式、物質與非物質能量、現實與虛擬空間，確立總體制勝的新作戰力量觀。
四	確立新的作戰空間觀	●信息空間、心理空間等新型空間，具有開放性、廣延性、無限性和不確定性，提供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無限空間與可能性，為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的新戰場，並持續發展中。 ●「體系」作戰要通過「網路+」逐步實現情報信息、指揮控制、火力打擊、綜合保障等一體化的「雲作戰」體系，讓各種武器系統和單兵終端無縫連結一體生成「作戰雲」，獲取最大作戰效能。
五	確立新的作戰人機觀	●在信息化為主導、智能化為核心的技術支撐下，人機合一與無人化作戰，已成為現在與未來的發展趨勢。 ●隨著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發展，共軍已確立智能化無人作戰的新模式，統籌有人與無人作戰力量在戰場的運用，趨向最少人員配置，減少傷亡，贏得未來戰爭主動權。

資料來源：註22；註23；註30；許炎，〈思想觀念的落後是致命的落後-聯合作戰需要確立新型作戰觀〉，《解放軍報》，2017年6月6日，版7；作者整理。

結 語

前述對習近平時期「體系」的探析中，是依文獻的時間梳理其主要的指導內涵(如表1、2)、相關概念的界定(如表3)，以作為「體系」建構的依據，源於應對「聽黨指揮、能打勝仗、作風優良」被弱化，所實施的整體性「軍改」，而成為「體系」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首先，作戰指揮機構的確立、作戰力量運用體系的規範，是依「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種主建」之總原則，據以形成指揮、領導、建力與用力的層級式作戰指揮關係。其次，作戰保障體系，區分為戰略支援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，並依軍事發展、武器研製、戰力整備等範疇(如表6、8)，以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入其中，提供作戰指揮與力量投入的即時信息，且從「體系」提高「聯戰聯勤、精幹高效、多維一體」的保障能力，使其聯得上、看得清、打得到，確保戰時有效支援共軍作戰。再次，戰場空間體系的擴大，端賴於信息化與智能化滲入於陸、海、空、天、網、電等戰場空間中，使多維空間、無限空間、無形空間成為可能。渠等「體系」的發展，將使我國防衛作戰面臨著「信息化戰爭」、「智能化戰爭」的嚴峻威脅，其軍演就是顯例。

2023年4月，中共東部戰區對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」，從其三階段的劃分內容與特點分析，就是對「體

61 陸知勝，〈大步邁進全域作戰新時代-對新型陸軍作戰變革的思考〉，2017年9月14日，版7。

系」建構的檢視，呈現軍演在東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統一指揮下，共軍多軍兵種力量，以「制三權」為首要，預示著「信息化戰爭」的作戰樣式，包括網路戰、電子戰、心理戰、精確打擊戰、網絡中心戰、特種戰和太空戰等。在此基礎上，朝向「智能化戰爭」發展，使「體系」作戰的時間被壓縮、作戰空間日益被拓展、作戰方式更加智能化，進而對防衛作戰構成多樣性、連續性、完整性、威脅性等多面向的軟硬打擊威懾演練。據此，本研究得以歸納「體系」現在與未來的發展趨勢(如表12)，主要涉及確立新作戰價值觀、確立新作戰力量觀、確立新作戰戰場觀、確立新作戰人機觀、確立新作戰指揮觀。渠等趨勢，鮮明的指出，習近平時期「體系」的發展，已能透過信息化、智能化，逐漸具備戰場空間的拓展能力，無人化作戰已成為新模式，更

能動搖或摧毀我軍民的抵抗意志，對防衛作戰構成新形態的戰爭威脅，不容小覷。

作者簡介

莊國平博士，政戰學校82年班、空院94年班、戰院105年班、淡江戰略所碩士、中國文化大學政研所博士，曾任排長、連營輔導長、旅處長、司令部政參官、國防大學教官、聯隊政戰主任、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組長、國防大學管理學院上校政戰主任。現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兼任助理教授。

劉宏淋中校，政戰學校專科88年班、陸軍指參學院99年班、戰爭學院106年班，現任職於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教官。

陳津萍博士，政戰學校研究班87年班、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92年班、中國文化大學政研所博士97年班。曾任連營輔導長、政戰官、教官、處長，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專業教官、副主任教官。現任職於陸軍教準部編譯員。



勇鷹高教機(照片提供：葉秀斌)